

中国历朝宫廷演义

唐

宫

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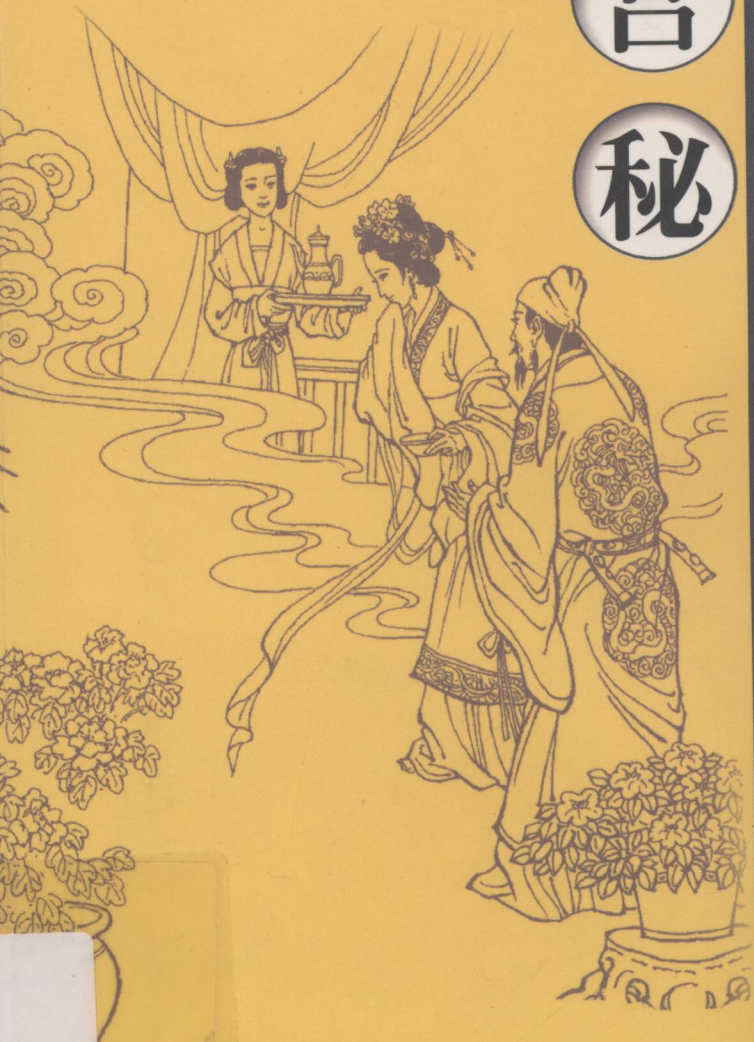
朝

廷

史

· 下 ·

许啸天 著  
三秦出版社



中国历代朝宫廷演义

许啸天 著

# 唐朝宫廷秘史

下

三秦出版社

## 第五十一回 惠妃计杀太子 力士夜进梅妃

阿马婆所见神像，与玄宗皇帝所见相同，玄宗便令阿马婆传旨，令山神回驾，那山神果然不见了。皇帝进庙，又见此山神挂剑匍匐殿庭东南方一株大柏树下。帝又召阿马婆问之，阿马婆所说形状，也与皇帝所见相同，皇帝便向山神行敬礼，命封阿马婆为圣姑，封山神为金天王。玄宗自写山神碑文，立碑在华山麓。碑高有五十余尺，阔一丈，厚四五尺，为天下最大的石碑。碑阴刻着当时护从天子王公以下的官名，制作壮丽，雕琢精巧，一时无比。那时，又有一位神医名周广的，他不用诊脉问病，只须观人颜色谈笑，便知他受疾深浅，把病人的情状说得详详细细。据说，那时有—神医纪明隐居在山中，周广入山求教，尽得其秘。玄宗闻周广之名，召至宫中，凡宫女有疾病的，均召集在庭中，使周广验看。有一宫人得一奇病，每至傍晚便歌笑啼哭，状如癫狂，又疑似鬼魅迷人。最奇怪的，她病发时，每至两足不能踏地。周广一望，便说此女必因饱食时用力太促，颠仆卧地，故成此病。这宫女自己说，前因太华公主生日，宫中大陈歌舞三日，宫女是领班歌唱的，只恐发声不清，有忤观听，便私地里多食纯蹄。因味美，食之不觉过饱，匆匆奉召，当筵歌数曲。曲罢只觉胸中闷热，欲赴庭心纳凉。又因儿戏心重，从台阶上跃下，颠仆于地，一时晕绝。久之苏醒，从此便得狂病，且两足不能踏地。周广便投以一剂而愈，玄宗甚是诧异。又有一太监，奉使从交趾回宫，拜舞于帝前。周广从旁观之，便奏道：“此人腹中有蛟龙，明日当产

一子，但从此不能再活在世上的了！”玄宗听了，不觉诧异，便问这黄门官道：“卿体觉不适否？”黄门官奏道：“臣奉使骑马过大庾岭时，天气正是炎热，顿觉身体疲倦，口渴异常。因下马在路旁取饮野水，便觉腹中积块坚硬如石。”周广奏道：“此龙胎也！”便开方令取雄黄硝石煮而饮之，立吐出一物，长仅数寸，其大如指。细视之，悉具头角。投入水中，立长数尺，昂首盆外。周广急取苦酒浇之，又缩小如旧，体僵而死。这黄门官自吐龙以后，腹块尽消。玄宗深为叹服，授以官爵。周广力辞，回吴中而去。玄宗下诏，令郡县访问有奇才异能之士，征献阙下。

京兆尹奏举李氏三子，善作歌舞：李龟年、李鹤年善歌，李彭年善舞。皇帝召入宫去，龟年信口作歌，能令帝随之哀乐不定，忽觉回肠荡气，忽觉眉飞色舞，不能自恃。彭年作彩凤舞，翻飞翩跹，令人眼花。玄宗大喜，每到之处，便令李氏兄弟随侍。又选宫女数百人，教成歌舞。龟年制成《渭州曲》，教宫女齐声歌唱，娇媚可听。皇帝大乐，时以金帛赏赐龟年。龟年在京都大起甲第，栋宇如云，富比王公。通远里中一宅占地十里，以沉香木起一大堂，能容客千人，别家宅第，无有胜于李氏的。可惜后来龟年流落在江南地方穷苦不堪，见有人家喜庆筵宴，便为当筵歌数阙，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宴。杜甫赠诗道：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！”龟年故宅后为裴晋公所得，中有一绿野堂，建筑最是幽雅。龟年盛时常在堂中宴客，朝中公侯争相结交。玄宗自得李氏兄弟后，常在五凤楼下宴集群臣，歌舞达旦。又下诏命三百里内州县官，教成歌舞，前来阙下助乐。玄宗亲自临观，比较优劣而赏罚之。各处地方官见皇帝爱歌舞，便教成声乐，齐献阙下。时有河南郡守，命乐工数百人在车上作乐，乐工身衣锦绣。又令士卒身蒙虎豹犀象之皮，伏在车厢，乐声一作，群兽起舞，跳掷抃噬，一如真形。群臣观之，莫不骇目。又有元鲁山献乐工数十人，联袂作于芴

之歌，声调怪越，玄宗听之，不觉大笑。每次赐宴，皇帝亲御勤政楼，金吾军士披黄金锁甲，列仗楼下，太常陈乐，卫尉张幕，令诸将酋长就食庭前。教坊大陈山车楼船，寻橦走索，丸剑角抵，戏马斗鸡。又令宫女数百人，饰以珠翠，衣以锦绣，自绣幕中出，击雷鼓为破阵乐、太平乐、上元乐。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拜舞，动中音节。皇帝顾而大乐。当时，又有厩官教成舞马四百匹，分列左右，进退跳舞，列成部目，称曰某家宠、某家骄。这时，塞外亦贡善舞之马，玄宗命并入教练，无不曲尽其妙。衣以文绣，络以金银，饰其鬃鬣，杂以珠玉，奏曲名为《倾杯乐》，聚马数十匹，奋鬣竖尾，纵横合节。又施三层板床，乘高而上，旋转如飞。或令壮士举一榻，马舞于榻上，乐工数人立于左右前后，皆衣一色淡黄绡衫。文玉带，皆选年少而姿貌秀美者充之。每岁过中秋节，使舞于勤政楼下，君臣相顾笑乐。

正开怀的时候，忽内侍慌张报称：“武惠妃遇鬼发狂，病势十分危急，请万岁爷回宫。”玄宗这时十分宠爱惠妃，听了内侍的话，忙丢下酒杯，匆匆下楼。到宫中一看，只见武惠妃衣裙散乱，口眼歪斜，爬在地下不住地叩头乞饶。看她嘴角上淌下白沫来，那叫唤的声音渐渐低沉。玄宗心中十分怜惜，过去把惠妃抱在怀中，连连唤问。只见惠妃伸手向空中，指着说道：“太子瑛、鄂王和光王三人，都来索妾命也，万岁爷快快救我！”

当初，玄宗宠爱赵丽妃，已把这武惠妃丢在脑后。不久，赵丽妃生了皇子名瑛，玄宗要得丽妃的欢心，便立瑛为皇太子。这太子瑛却生得聪明正直，自幼入国学，诏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教授经学，又选太常少卿薛绛之女为太子妃。玄宗因宠爱丽妃，也便宠爱太子，常把太子瑛召进宫来，父子二人在一处游玩。十六年冬季，玄宗带领太子瑛和诸王在御苑中种麦，玄宗对太子瑛道：“此麦为明春祭祀宗庙之用，故亲种之，亦欲尔等知稼穡之艰难也！”当时，赵丽妃权倾六宫，玄宗又拜妃父元礼、兄常奴官至尚书侍郎。玄宗除爱太

子瑛以外，又爱鄂王、光王。玄宗为临淄王时，二王的母亲亦深得玄宗的宠幸。不料这时武惠妃忽然也产了一个皇子，便是寿王瑁。这寿王自幼生成绝美的容貌，又是十分伶俐的性格，在七岁时，与诸兄拜舞，进退有节，玄宗宠爱这寿王又胜过太子瑛和鄂、光二王。因宠爱寿王，玄宗也常常临幸惠妃宫中，因此那惠妃依旧得起宠来，反把这赵丽妃冷淡下来。那太子瑛和鄂、光二王，从此不得与父皇见面。弟兄三人在背地里，不免有怨恨惠妃的话，落在驸马杨洵耳中。这杨洵是咸宜公主的丈夫，咸宜公主又是惠妃的亲生女儿。当时，杨洵听了太子瑛三人在背地里毁谤的话，便让咸宜公主在惠妃面前造谣生事，说太子瑛在背地里如何毁谤皇上，又说鄂、光二王有谋反的意思，惠妃便日夜在玄宗皇帝跟前哭诉。玄宗听信了惠妃的话，不觉大怒，急召宰相张九龄进宫，议废太子。张九龄急叩头劝谏道：“太子和诸王日受圣训，天下共庆！陛下享国日久，子孙蕃衍，奈何一日弃三子？昔晋献公感嬖姬之谗，申生忧死，国亦大乱！汉武帝信江充巫蛊，祸及太子，京师喋血！晋惠帝有贤子，贾后谮之，乃至丧亡！隋文帝听后言，废太子勇，遂失天下！今太子无过，二王亦贤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！虽有失，尚当掩之！惟陛下裁赦！”玄宗听张丞相说了这一番大道理，便也把废太子的心意搁起。但此时李林甫当国，嫉恨忠良，时时在皇帝面前挑拨是非，说了张丞相许多坏话。那时九龄竟罢官退去。从此，李林甫大权独揽，惠妃也时时拿财帛去打通李丞相。李林甫见丽妃已经失势，便又倒在惠妃一面，在玄宗跟前时时赞扬寿王如何美丽，如何聪明。又勾结驸马杨洵在玄宗跟前告密，说太子瑛和鄂王瑶、光王琚暗约丽妃之兄谋反。玄宗初不甚信，惠妃便使人去召太子瑛和鄂、光二王，推说宫中有贼，请太子和二王须甲冑佩刀入宫。那太子和二王信以为真，便披甲戴盔，腰佩长剑，匆匆走进宫来。走到熙春宫门口，被守宫卫士拦住，问起情由，说是奉武惠妃宣召，特来宫中捉贼。那守门卫士不

敢怠慢，把太子和二位王爷留住，在宫门外，急急进宫来报与惠妃知道。那惠妃听说太子已到，她也不去见太子，急赶到御书房里，报与玄宗知道。说太子瑛和鄂、光二王谋反，带剑逼宫，现被宫门卫士挡住在宫门外，请陛下作速避乱！玄宗听说大恐，一面起身避入紫光阁，一面令高力士带领宫中禁军出宫去观看。不一刻，只见一群兵簇拥着太子和二王直奔阁下，玄宗见三子俱是甲冑挂剑，怒不可遏，也不容太子分辩，喝令打入内监。一面急召李林甫进宫来商量，废立太子的事体。李林甫奏道：“此陛下家事，非臣所宜与闻！”玄宗便立刻下诏，废太子瑛与瑶、琚二王，均为庶人，打入内牢。惠妃又买通管狱太监，断绝饮食，活活把太子瑛和鄂王、光王三人饿死，形状十分凄惨。这消息传出去，满朝文武都替太子含冤；独这位玄宗皇帝，只因正在宠爱惠妃，也毫不觉悟。只是武惠妃自从谋死了太子瑛和鄂、光二王之后，时时心惊胆战，每在夜深人静以后，良心发现，好似那太子和鄂、光二王的鬼魂惨凄凄地站在跟前向自己索命一般。她无论黑夜白日，总把这件事搁在心头，那鬼魂愈缠绕得厉害。甚至青天白日，不论惠妃行走坐卧，总见鬼影憧憧，把个美人般的惠妃，早吓得魂梦难安，饮食不进，渐渐地形销骨立起来。只因她要在万岁跟前恃强沽宠，见了万岁爷，打起精神，一般的敷粉匀脂，轻颦浅笑。玄宗只顾自己寻乐，不曾留意到惠妃的身体。说也奇怪，惠妃正在疑神弄鬼的时候，只须万岁爷一到，那鬼魂便逃走得无影无踪，惠妃也觉得精神清醒过来。因此，惠妃越发撒痴撒娇，竭力把这位万岁爷迷住在宫中，也是借着万岁爷的威光，抵敌鬼魂的意思。但可怜这惠妃饮食不进，日夜无眠，把个病体硬支撑着，总是支撑不住的。那日，玄宗出宫，在勤政楼大宴群臣的时候，惠妃在床上假寐，一睁眼，只见那已死的太子瑛带领着一群小鬼，直扑上床来，举起手中狼牙棒，向惠妃酥胸上猛打。打得惠妃痛彻心肝，惨声大叫。接着呕出十几口鲜血来，两眼一翻，死过去了。那内宫太监见

不是事，急急去报与总管太监，总管太监报与高力士知道。高力士不敢怠慢，一面报与万岁知道，一面急去传御医进宫请脉。待皇帝到来，惠妃已转过一口气来，一眼见玄宗坐在跟前，她神魂也定了些，两手紧紧地拉住玄宗的袍袖，口口声声说：“万岁救我！”御医进来请过脉象，奏说：“万岁爷请万安，贵妃是一时痰迷心窍，玉体是不妨事的。”谁知这惠妃挨到夜深时分，更加混闹起来，吓得宫人个个害怕。惠妃被鬼魂捉弄得床上睡不住了，便有两个宫女上去扶着下床来。忽见她双膝跪倒，说一会，哭一会。有时爬在地下叫饶，说太子拿狼牙棒打死我了！那身体在地上打滚躲闪，好似避打的样子。双手合在胸口，只是嚷痛。玄宗看了，心中万分不忍，上去抱持她。惠妃力大无穷，从皇帝怀中挣脱下来，仍倒在地上。只见她眼珠突出，口中鲜血直流，头发披散，人人害怕，不敢近前。将近五更天气，那武惠妃嘶叫得声哑力竭，直着嗓子哭唤，居然鬼嚎一般，一时死去，一时又醒来，整整闹了一夜。好不容易挨到天明，玄宗也再没有这个精神支撑了，便幸高婕妤宫中休息去。这武惠妃见皇帝去了，她也不言语了，只装着鬼脸，自己拿手撕开衣服，露出雪也似白的胸膛来，便好似有人在剥她衣服的样子。可怜武惠妃虽说不出来，其痛苦之状，实在难堪！直延挨到第二日傍晚，才真的咽过气死去了。玄宗得了消息，想起往日的恩爱，便亲自临幸惠妃宫中，抚尸痛哭了一场，命高力士好好收殓。

那高婕妤把皇帝劝回宫去，自己妆成花朵儿模样，又令宫女当筵歌舞，在一旁装尽娇媚，劝皇帝饮酒。无奈玄宗总因想念着惠妃，洒落愁肠，便觉得凄凉无味。夜间在床上总是长吁短叹，不能成寐。高婕妤无法可想，便暗暗地约同后宫中诸妃嫔，在御苑中安排下盛大的筵宴，不但是庖龙炙凤，且调齐了六百名歌舞的宫女，候着天子一到，便齐齐的歌舞起来。配着悠扬宛转的音乐，娇滴滴的歌喉，软绵绵的舞态，真令人骨醉魂销！时值秋深，居然满园红紫，垂丝剪



彩，装点作春花模样。玄宗皇帝举目看时，见两旁随侍的妃嫔，如武贤仪、郑才人、陈才人、王美人、阎才人、卢美人、钟美人、柳婕妤、郭顺仪、刘才人、皇甫德仪、钱德妃、刘华妃和高婕妤，大半是玄宗平日宠爱的。玄宗生平最喜欢公主，这时高婕妤也悄悄地把那班公主和驸马唤进宫来陪宴，如：永穆公主和驸马王繇、常芬公主和驸马张去奢、常山公主和驸马窦泽、晋国公主和驸马崔惠童、新昌公主和驸马萧衡、临晋公主和驸马郭潜曜、卫国公主和驸马杨说、贞阳公主和驸马苏震、信成公主和驸马独孤明、楚国公主和驸马吴澄江、昌乐公主和驸马窦愕、永宁公主和驸马裴齐邱、宋国公主和驸马杨徽、齐国公主和驸马裴颖、咸宜公主和驸马杨洄、广宁公主和驸马苏克贞、万春公主和驸马杨锜、寿昌公主和驸马郭液、乐城公主和驸马薛履谦、新平公主和驸马姜庆初，一对对佳儿佳婿，围绕着皇帝。玄宗见人多热闹，才慢慢地把悲哀忘去。这许多妃嫔，却长得各有动人之处。高婕妤口齿伶俐像百灵鸟似的，能说能笑；刘华妃却是静默幽雅，明眸一睐，含羞微笑，令人见之意远；钱德妃却苗条得可爱；皇甫德仪又丰柔得可玩；刘才人淡装，郭顺仪的礼服，互相辉映，顾盼宜人；柳婕妤的点额妆，眉心微蹙，令人可怜；钟美人的醉颜妆，双颊胭脂，却又红得可怜；卢美人的细腰，阎才人纤手，令人一见心醉；此外，王美人、陈才人、郑才人、武贤仪，或以姿色胜，或以神态胜，各有动人之处。这一班妃嫔，都深承帝王恩泽的。当时，玄宗见了，回想前情，便各赏彩缎十端，黄金百两。一场歌舞，直热闹到天色傍晚。玄宗见钱德妃柳腰儿转侧得可爱，便倚醉攀住德妃肩头，手拉手儿，临幸钱妃宫中去。从那天御苑宴会以后，玄宗皇帝勾起往日旧情，便依次轮流着到各妃嫔处临幸去，一时雨露普及，惹得一班望幸的妃嫔们，夜夜在宫中金钱暗卜。后来给玄宗知道了，索性命诸妃嫔以金钱赌赛，胜者得侍帝寝。一时，宫中金钱之戏，甚是盛行。玄宗在一旁眼看着诸妃嫔争夺自己的身

体，心中甚是得意。

这时，高力士出使在闽粤一带地方，在次年春季回宫，采办得许多奇花异草，又有鸚鵡、白鶴、彩鹿、金雞，散放在御花園中。一時哄動了合宮的妃嬪，引逗玩弄着。玄宗也命在勤政樓為高力士洗塵賜宴。高力士在當筵說些閩中風景，粵地人物。君臣二人，直飲到黃昏月上，力士又悄悄奏道：“臣此次奉使南行，已為陛下物色得一枝解語花在此！願陛下屏退左右，下閣觀賞。”玄宗聽奏，真的只帶一個小太監下閣去。只見月移花影，滿地如綉，映照在月石階上，一片皎潔。廊下鋪設着寶座。玄宗皇帝才坐定。只覺遠遠一陣香風，從花下吹來，夾着環珮叮噠的聲音。向階下望去，只見一對雉尾，擁着一個美人兒，冉冉地從花下行來，走上白石階。月光照在她粉臉上，看時，玄宗心頭不覺一驚，真是搓脂摘粉，羞花閉月，又嫵媚，又白淨。看她披着霧雲裙，手握一枝梅花，疏影橫斜，几疑是月里嫦娥，下臨塵世！直看到那美人盈盈下拜，嬌聲稱：“奴婢江采蘋見駕，願吾皇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”鶯聲啾啾，喜得玄宗皇帝忙親自下座伸手去扶起。向粉臉看時，只見眉彎入鬢，星眼羞斜，把個皇帝樂得连连呼着美人，當夜便在翠華西閣臨幸了。因江采蘋性愛梅花，第二天聖旨下來，便封她為梅妃。這梅妃幽嫻貞靜，玄宗坐對美人，閨房靜好，宛似新婚夫婦一般。梅妃天性愛潔，她妝台綉榻，打掃得絕無點塵。說也奇怪，玄宗在別個妃子房中，那妃子歌着舞着說着笑着，百般討皇帝的好兒，這皇帝玩過一天兩天，便覺玩膩了，便丟開手找別個妃子玩去了。獨有這梅妃，她陪伴着皇帝在屋中，也不歌，也不舞，也不說笑，只是靜靜的。玄宗和她說話，她總是抿着朱唇微微一笑，在這一笑中，便顯露出無限嫵媚神氣來。把個風流天子整日迷住在妝閣中，一連十日不坐朝，把滿朝文武盼得望眼欲穿。高力士進宮去探望，總見這玄宗懷中擁着梅妃，拿着彩筆，畫着眉兒，有時捧着那雙玉也似的纤手，替梅妃修着指甲。高力士看

这情形，也不敢进去惊扰。直到大祭之期，李林甫进宫去面请圣上祭祀皇陵。玄宗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梅妃的，如今要出宫有十多日的分别，如何舍得下，便想把梅妃带去。只因祖宗定例，非皇后不能亲与祭祀。玄宗一心想把梅妃立为皇后，又怕臣下不服，便亲自和梅妃去商量着。谁知自承恩幸以后，已有了三个月身孕，不耐车马之劳。玄宗满心欢喜，便放梅妃在宫中静养，自己摆驾出宫，带了文武百官祭祀陵寝去。满意待梅妃产下皇子来，便立她为皇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二回

### 廊阁纡耸骊山宫 龙凤腾舞华清池

玄宗出得京城，只见山环水绕，一带苍翠，却也不觉心旷神怡；一时把温柔滋味，丢在脑后。祭过皇陵，皇帝住在山下行宫里。这时初夏天气，玄宗靠南窗坐下，清风拂树，花雨缤纷。远远地见林外一片水光，有一群村童在水中出没游泳为戏，衬着碧波，那儿童精赤着身体愈显得娇洁可爱。玄宗触景生情，便想起六宫妃嫔，个个是白玉也似的肌肤，惊鸿也似的姿态，倘能个个把衣裳脱去，露出娇嫩的身体来，在碧波中游泳着，一来也不辜负了她天生成一身好肌肤，二来传在后世，也是一段风流佳话。当下急回宫去，原想和梅妃商量如何建造浴池，如何使各妃嫔在池中游戏。谁知玄宗和梅妃只分别得十多天，把个梅妃却害成相思病了。玄宗进宫去看时，只见她双鬓飘蓬，眉峰蹙损，那粉庞也消瘦了许多。玄宗看了，十分心疼，便终日陪伴着梅妃，在房中料理汤药，寸步不离。这梅妃原是娇怯怯的身躯，又因怀孕在身，一连五六天身体发烧，便把腹中的皇子小产下来了；这一小产不打紧，从此梅妃的病势愈见虚弱。玄宗皇帝一面痛惜这个流产的皇子，一面传御医给梅妃服药调理；梅妃在病中，自不能与皇帝寻欢作乐，反把这位风流天子久旷起来。玄宗每日在宫中，除照料汤药以外，闲着无事，便想起造浴池的事体来，便召高力士商议此事。高力士听玄宗说要造浴池，便奏道：“洗浴以温泉为最妙，先帝在日，常驾幸骊山温泉就浴；那处泉水温暖，浴之又可以祛病延年。骊山下原有行宫一座，目今不如将那座行宫

改造，将温泉遮盖在内，不论冬夏，俱可入浴。”玄宗听了高力士的话连说：“妙妙！朕如今下旨内藏府官，多发内帑；即着卿为朕督造骊山浴宫，不必节省金钱，总以精美为是。”高力士领了圣旨，便向内藏府去领了金钱，立刻召募八万人夫，赶往骊山，动工建造。亏他运用巧思，又去觅得了许多巧匠，日夜赶造，共经过二年的时间，把一座精巧壮丽的行宫造成了。

在这二年之中，高力士又打发内侍官，向各路去搜集珍宝玩物，搬进行宫去装点起来。工成之日，便奏请天子临幸。玄宗在宫中，正闷得慌；听说浴宫完工，便轻衣减从地驾幸骊山去。皇帝骑在马上，那文武百官前后簇拥着；看看到骊山脚下，远远望去，见山抱树绕，林中起一条白石甬道，路尽头树深处，藏着一座精美的行宫。那宫殿全倚着山脚造的，楼阁起伏，半显半隐；那屋顶全是白石造成。玄宗望见外面的模样，便称叹说：“好一个幽静的所在！”进得宫来，那屋宇十分宏壮，画角飞帘，果然不用说它；便是那人在殿中走着，地势渐渐的高耸，地面上不露行级，行走又不十分吃力，不知不觉已走到山腰。只见眼前走一座飞桥，足足有五六十丈长，七八丈宽；两旁雕栏文窗，推窗一望，只见远处平畴绿野，错落帘前，近处奇峰翠障，奔赴脚下。那桥下又万紫千红开遍。一股清泉，宛转奔腾，从林中流出，向桥上经过，流向宫墙里去；只见水面上热气薰腾，这便是著名的骊山温泉。玄宗下得桥来，已是行宫的后苑；回看那座长桥，真如天半玉楼，又如飞龙就饮。玄宗赞叹道：“真神工也！”说着，已进入后苑，在织锦回廊上走着。那回廊全是雕梁文砖，绿窗锦榻，这也不去说它；最可爱的，是那路径回环曲折，人在两处行走，看看榻窗相近，忽然又被花树遮榻，相离渐远，往还追随，便有咫尺天涯之感。玄宗大笑道：“先隋炀皇帝有迷楼，朕却有迷廊！”绕了半天，才出了迷廊，眼前便是一片池汤。上面飞栋雕梁，遮着一层明瓦，十分宽敞，分作东西两池：东池称为龙泉，西池称为凤池。

那龙泉是雕成的一只大龙，在池面上团团盘住，梁柱尽是龙身，龙头在西面池角上俯着，张大了嘴，一股泉水从龙口里喷涌出来；凤池却雕成接连的五色云章作为梁柱，一只彩凤浮在东面的池角上，张着翅儿，装成戏水的模样，那温泉便从彩凤的两翼下流出，恰恰水没着凤翅，看不出流水的痕迹来。一隐一现，十分巧妙。这时水面上浮着翠色的荷叶，红色的莲花；那荷叶是以翠玉琢成，大如桌面；莲花是以红玉琢成，大如蒲团，浮在水上，生动有致。龙泉中又有一头白玉琢成的骏马，备为皇帝入浴时乘坐之用；那凤池中的彩凤，却备皇妃入浴时乘坐用的。最可爱的，那池底池岸，俱用一色绿砖砌成，映得水也成了碧绿色。沿池边种着龙须瑶草，四周围着白石雕栏，栏外走廊，十分宽阔，陈设着锦椅绣榻，预备出浴入浴时随意起坐。这龙凤两池水面宽阔，足有十丈方圆；此外又隔分长汤浴池四十余间，环回砌以文石，为各妃嫔入浴之处。入水的一面，筑成银镂漆船，或白香木船；水中叠瑟瑟及沉香为山，仿着瀛洲方丈模样，为各妃嫔入水休息之地。最巧妙的，各池水设一总机括，只须将机括一搬，那池水立刻退尽，池底绿砖一齐显露出来。

高力士陪侍天子，在池旁口讲指划，说出许多妙处来，把个玄宗听得心花怒放，把这座行宫赐名华清宫，那浴池便赐名华清池。回宫去拣了一个天气晴和之日，下诏命六宫妃嫔，和公主、王妃、内外命妇，尽入华清池试浴。那许多命妇和王妃公主听说天子赐浴，便个个打扮得粉白黛绿，珠围翠绕，准备朝天子去。

到了这一天，玄宗先在华清正宫中赐宴，众夫人和公主妃嫔等满屋子脂粉少妇，螓首蛾眉，钗光鬓影；只听得环珮玎珰，衣裙悉悉，传杯递盏，静悄悄地领着御宴。饮到半酣，只见高力士进殿来高声传话道：“万岁驾到！”慌得众夫人齐齐站起，分班候着。妃嫔和公主站在前面，夫人们站在后面。只听得殿廊下云板响亮，接着小太监唵唵喝道的声儿，万岁的小羊车直到庭心停住，靴声橐橐地走上

殿来，慌得众夫人齐齐跪倒，万岁爷走上殿去，在中央宝座上坐下，那梅妃却陪坐在一旁。有小太监唱着各夫人各公主妃嫔的名儿。唱完了名，只听得娇滴滴的一阵唤：“愿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玄宗看时，见一屋子黑黧黧的云髻齐俯，那花香粉味，充满了殿宇。皇帝心中甚是快乐，忙传旨赐众夫人华清池汤沐。众夫人领旨，谢过恩，由宫女上来，引导入后苑华清池中，脱去衣裙，一个一个露出白润的身体来，走下分间的长汤浴池中洗着身体。那温泉天然温暖，润着肌肤，十分舒畅。每一间浴池，却有宫女二名伺候着。那宫女们早已将上下衣服脱去，只腰间围着短罗裙，入水扶持着。众夫人游入池心，戏弄一回，去坐在银漆船头上；宫女献上御赐的祛寒葡萄酒一杯，众夫人饮下。宫女拿浴巾替她们在浑身上下洗抹着，洗得身体洁净，又下水戏弄一回，扶上岸去，在锦廊下白石凳上坐着；又有宫女替她们抹干了身体，重整过云髻，穿齐整了衣裙，出殿去谢过皇恩。皇帝赐各夫人银花一朵，缀在鬓儿上，才各各告辞出宫去。这里众妃嫔公主在殿上陪伴着万岁爷饮酒，传李氏兄弟带领歌姬舞女上殿来歌舞着。那李龟年和李彭年兄弟二人各领一班宫女教授歌舞，制成《渭州曲》，教成惊鸿舞，唱来宛转抑扬，舞来翩翩飘忽。玄宗看了，甚是叹赏，传旨各赏龟年、彭年黄金千两。梅妃见万岁爷爱惊鸿舞，便亲自下座来舞着；经李彭年略一指点，居然也进退中节，宛转多姿。玄宗看了，更是喜欢不尽，亲自下座把梅妃的腰肢扶住。梅妃舞罢，也娇喘细细地软伏在万岁肩头；玄宗送过一杯酒在梅妃唇旁，梅妃就万岁手中饮下，归座去。接着众妃嫔要争万岁的宠爱，各各离席来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；歌的珠喉宛转，舞的柳腰起伏，真令人目迷心醉。玄宗看到快乐的时候，便传旨各赏彩缎二端，玉搔头一支，众妃嫔谢过恩。玄宗便领着过飞桥，入后苑，华清池就浴去。四十余位妃嫔分占了四十余间浴池，各各有宫女服侍着，卸去衣裙，顿时百余条皓腕齐舒，数十个玉肩斜弹；那长汤浴池

虽说分着间儿，但池面上只架着短栏，一个个从月洞窗儿里望去，那粉颈香肩，一齐在目。玄宗和梅妃自有宫女扶着，入龙泉凤池沐浴。有四个宫女扶着梅妃入水去，斜坐在凤背上，玄宗看时，雪肤花貌衬着她，那副娇羞宛转的神韵，真欲令人看煞。正看得出神的时候，只见梅妃蛾眉紧锁，珠唇失色，嚶哼一声，早已晕倒在那彩凤背上；慌得众宫女把梅妃扶上岸来，替她摩着酥胸，一声一声地在她耳旁唤着。慌得玄宗皇帝也在水中跳起来，把梅妃水淋淋的身体搂在怀里，拍着肩儿唤着。那梅妃哇地一声，从喉底里转过气来；宫女把她拭干了身体，扶出外房去，玄宗也无心洗浴，穿上衣服，跟出外屋来。便有御医进来请脉，奏说娘娘一时气闭，是不妨事的。玄宗看梅妃果然神气清醒，依旧说笑自如，便也放了心，吩咐把梅妃扶进寝室去睡着养神；自己究竟舍不得那众妃嫔，便又返身走入浴池去。看时，那众妃嫔正隔着窗儿泼水戏耍，那粉脸上都被水沾得胭脂淋漓；玄宗看了，不觉大笑。那妃嫔们见万岁驾到，一齐在水中躬身接驾；玄宗含笑向众妃嫔招着手儿，众妃嫔一齐水淋淋的奔上岸来，把个皇帝团团围住，跳着唱着。玄宗一件崭新的龙袍，被水沾得湿透了肩袖，玄宗非但不恼，看她们赤着玉也似的身体，站在面前，忙得他丢了这个，又抱那个，更把一件袍儿尽染上脂粉水儿去。玩笑多时，各妃嫔才拭干身体，穿上衣裙。玄宗也另换了一件袍儿，一群妃嫔簇拥着一位风流天子，从织锦回廊中走去。

玄宗一瞥眼，只见一个女子露着上半身，隔着廊儿在花窗下斜倚着。看那女子背着身儿，云髻半偏，香肩斜鞞，衬着苗条的腰肢儿，已是动人心魂；待她一回过脸儿来，那半边腮儿恰恰被一朵芙蓉花儿掩住，露出那半面粉靥来，娇体丰润，也分辨不出花光人面，真可称得国色天香。玄宗虽有三宫六院的妃嫔终日赏玩着，娇小的，丰腴的，浓妆淡抹的，虽见了许多，却不曾见有如此绝色的美人儿。不知不觉把皇帝的魂儿绊住，那脚踪儿也不由得向美人身旁行



去。众妃嫔见万岁爷注定全神在隔廊的美人身上，便也知趣，一齐悄悄的退去。只留着高力士的随侍在皇帝身后。玄宗正向美人身畔走来，看看已近在咫尺，谁知却被雕栏隔住，可望而不可接。那美人却也放刁，见万岁爷行来，她便佯羞低头，一转身和惊鸿一般向廊东头行去。玄宗正想上前去招手唤住，一转念：今日有各路亲王妃子放进宫来游玩，那美人也须是亲王的妃子，却不可冒昧召唤。狠一狠心，又想丢下手走开；看那美人在前面缓缓地行走着，看她腰肢袅娜，凌波微步，真好似轻云出岫一般，看了叫人爱煞。玄宗便也隔着廊儿，跟定了那美人的脚踪儿走着。高力士也默默地跟随在身后，亦步亦趋地沿着回廊转弯抹角地走着。上面说过这织锦回廊原建造得十分巧妙，倘不得门径，便够你绕一辈子也绕不出来。如今玄宗皇帝是有意跟踪那美人儿，那美人儿也有意引逗这位风流皇帝，只向那曲折幽密处行去。看看两面只隔着一重回廊，但绕来绕去，总不能接近；看看已赶上了，不知怎么一绕，那美人儿被花障儿一遮住，忽已不见了，一转眼已在身后出现。玄宗急急转身走去，依旧是那一重雕栏隔住；看那美人，只是掩袖一笑，转向别处去了。急得玄宗皇帝只是抱怨那建造这织锦回廊的工匠，如此捉狭弄人。待玄宗走到那美人站立的地方，已是去得无影无踪；高力士向四处走廊上去找寻，那美人早已绕出回廊，向别殿游玩去了。玄宗见跟不上这美人，只得垂头丧气地也出了回廊，出了后苑。走在飞桥上向下望去，一瞥眼儿又见方才那美人出没在桥下花树之间。这时身旁多了两个侍婢，一个手中捧着一个胆瓶，瓶中插着二三朵折枝芙蓉；一个手中拿着拂尘帚儿，时时在美人儿身体四周拂去空中的飞虫和那蜂儿蝶儿。这美人儿只低着头沿着溪水边慢慢地行去，玄宗在桥上遥指着，对力士说道：“你看这模样儿真可写入图画呢！谁家这可喜娘，总有时将她宣召在朕当面，待朕看一个饱呢！”高力士到这时候实在忍不住了，便奏对道：“这有何难？陛下自己的媳妇儿，